笑與哭

菩薩若見諸眾生，以煩惱業墮三惡趣，受種種苦，心大憂惱；若見眾生起身、語、意三種善業，生天、人趣，受身心樂，菩薩爾時生大歡喜！——華嚴經

誦見／

打從呱呱墮地開始，哭與笑彷彿是跳動的音符，隨著悲歡離合譜出生命樂章，不論是短歌長調，當下都是眞情的流露。它的存在是不受身份、年齡、時空的限制，却因人、因事，及當下情境的變異而有種種不同的涵意。

小孩子會因失去一塊糖菓痛哭流涕，而一件心愛玩具的失而復得，也會引得他開懷大笑。

披嫁紗的新娘緩緩步入禮堂，在潸潸的淚痕下綻放著幸福的微笑……。

不只現前的哭笑，我們可以透過見聞知道，古人的哭與笑也因典籍的記載而流傳了下來。

莊子的妻子去世了，惠子去弔祭，看到莊子毫無哀傷却鼓盆而歌，乖脚箕踞，敖然自樂。惠子不以爲然的說：「與妻共處，長養子孫，妻子死了，毫無哀痛是乖於人理，竟然加以鼓歌，實在是太過分了！」莊子却說：「每個人都欣生惡死，當我剛知道時，怎麼會不痛苦呢？但萬物從無生有，假合而成，生來死往的循環變化，本就如春秋冬夏四時代序般自然，又有什麼好哀傷的呢？」而在論語述而篇有這麼一段記載：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於喪或哭或歌，莊子與孔子表現截然不同，却都是個人眞情的表顯，於是而有了莊子的大塊噫氣，孔子的禮樂文章。

儒林外史中，當范進聽到自己中了「亞元」，竟高興的失了神—「笑著不由分說，就往門外飛跑……走出大門不多路，一腳踹在塘裡，掙起來，頭髮都跌散了，兩手黃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眾人拉他不住，拍著笑著，一直走到集上去了。」短短的幾句話，便將范進大笑發瘋的神態，描寫得入木三分，使得這小小的人物在小說史上綻放著異彩。

三國時代的李密被徵召爲太子洗馬時，爲了辭官照顧年邁的祖母，上了一摺感人肺腑的陳情表：「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，祖母無臣，無以終餘年。」孺慕之情溢於文字之外，千載讀之，猶爲沾襟。高官厚祿本是古來文人十年寒窗的夢寐所求，然辭與受之間，范進與李密却有了不同的表現。

莊子鼓盆而歌，范進失神大笑，當下都是有聲音的情境，但是古人也有無聲而能將情感傳達得淋漓盡致的。如唐朝詩人元微之聽到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時，寄了一首詩給他：「殘燈無焰影幢幢，此夕聞君謫九江，垂死病中驚坐起，暗風吹雨入寒窗。」沒有痛哭的聲音，悲情却躍然紙上，至友之間的相契，也成了千古流傳的佳話。

而就佛書上的記載，還有比上述種種哭笑來得更超然、更動人、更驚天動地的。

釋尊在靈山法會上，手中拿起一朵蓮花，是時大眾默然，只有迦葉尊者向釋尊作了個「會心的微笑」。會心——會佛心、識本性、達眞如；微笑——笑得那麼優雅，那麼怡然自得，它是自性清淨的流露及徹悟心源的抒白，天地間的智慧，就在這會心的微笑裡包涵盡淨了。無怪乎釋尊要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眾所週悉的，最愛笑的菩薩莫過於彌勒菩薩，他總是肩負著一只大布袋，街頭巷尾隨處遊化。小孩子最喜歡圍繞著他玩，有的爬在他肚皮上玩耍，有的在布袋裡鑽進鑽出，有的扳手、有的抱脚……，而他笑得更開心了。「大肚能容」、「滿腔歡喜」是他的寫照，他把世間的苦迫裝進布袋裡，又從布袋裡取出法樂布施給眾生，讓每一位親近他的人，都能感染他的慈心，獲得無上法樂。

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這是地藏菩薩的悲願。地藏菩薩在因地曾是個婆羅門女，「地藏菩薩本願經」裡描述她是一位「宿福深厚，眾所欽敬，行住坐臥，諸天衛護」的善女子，但是他的母親却不信因果，造諸惡業，因此在母親過世之後，婆羅門女知其母必墮入惡趣，因而代母供養三寶，廣修功德，希望仗佛慈力能讓母親脫離苦難。每一思及母親的受苦，她就哀泣哭慟，久久不能自已，甚至搥胸啼哭傷及身體，也因此她立下了偉大的宏願——願我盡未來際，應有罪苦眾生，廣設方便，使令解脫。故菩薩至今猶累劫修行，廣度無邊的眾生。

華嚴會上，亦有一位「常啼菩薩」，他因爲見到眾生陷溺在生老病死的煩惱大海裡，故每爲之悲泣不已。他一心希求能早日獲得無上的智慧，來解決眾生的苦迫。他不惜賣身、刺血出髓來供養說法的法師，以求得般若之慧，却又因爲沒有人要買他的身，而傷心地長啼大哭。他的哭可眞是驚天地、泣草木，連鬼神也爲之動容下淚。因爲他的「哭」已然超越了一己的拘限，是一份「眾哭我亦哭，眾樂我亦樂」的無盡悲願，這等心量是如何的寬廣，這等的哭啼又是怎般的動人啊！

華嚴經上說：「菩薩若見諸眾生，以煩惱業墮三惡趣，受種種苦，心大憂惱；若見眾生起身、語、意三種善業，生天、人趣，受身心樂，菩薩爾時生大歡喜！」就一位菩薩的心境來說，眾生爲世間幻象所惑，累劫生死無明漂流，於中妄生執着，或悲或喜，不知出離，這才眞正是菩薩憂愁哭泣的啊！而若眾生迷而知悟，返求本覺自性，契入如來清涼之地，也才是菩薩的眞實喜悅啊！

綜上所述，無論彌勒菩薩的笑，地藏菩薩的哭，乃至常啼菩薩的悲行，在這些「哭」與「笑」之間，處處顯現的無不是菩薩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的力行與實踐，而這也正是出世道上一切行者的共同情懷！借問你我之間的哭笑，能有幾分的契入？

行者之歌

雍見／

無始山河幻田蕪
劫來蔓草已叢生
無邊惑業迭輪轉
覺時願將出塵度
且托　生命之鉢
越過峻嶺僻壤
背負　真理的囊袋
日出　日暮
驟雨烈焰何足顧
縱是千掙萬扎　妄濤滾滾
循化朱門簡戶
撒下粒粒法種
遍植　無盡心田
唯願
和諧淨土呈現
覺者的慧光
世世代代綿延

湧・泉・之・歌

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爲有源頭活水來……

父親的話

／黃攀桂居士

《編者按》

黃攀桂居士的父親——黃朝全居士，是一位非常虔敬的佛教徒。黃居士繼承其父遺志，對於護教安僧的工作一直是竭心盡力。在護法居士會上，他追述這段學佛的因緣，言語中流露出無盡的孝思。

我是個生意人，但對於種田的常識懂得並不少，主要是因爲我生長的家庭世代務農，從小就學了做農夫的本事。

我的父親一年到頭都在田裡耕作。我還在讀書時，碰到假日，父親總要我們下田割草，對正值貪玩年紀的我，那眞是件苦差事。但是我不去割，雜草越長越高，妨礙農作物的生長，最後還不是父親一個人要除草。這樣一想，每逢假日，我就毫不遲疑地下田幫忙了。

後來，我們兄弟姐妹相繼長大，在社會也開創了自己的事業、家庭。心想：不應再讓父親繼續做那些粗活了。何況，隨著年歲老邁，老人家的身體也不允許他再下田耕種。因此，我建議他老人家把那些田放下，在家裡含飴弄孫，也讓我們做子女的心安。

對一生勤奮耕種的父親來說，放下田裡的活兒，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—每天，天才濛濛亮，依舊扛著鋤頭下田去了。只是他的體力已經不能負荷，常常他就是坐在田埂上，呆望著那一大片田地，然後等到黃昏，再扛著鋤頭回家。

一陣日子後，我們意外地發現，父親已經不再扛著鋤頭出門了，然而他仍是每天早出晚歸，也不知在忙些什麼？看到他的臉龐更黝黑，眼神更光亮，我們心想：父親不知又找到什麼新鮮的活兒？

後來，他提出說要到寺院住一段日子，起先我以爲他是在寺裡靜養，內心暗自欣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去看了—他正隨著一群出家師父和工人，忙碌地搬石頭、運水泥……，爬上爬下的，原來那座道場正在興建，父親就在那兒幫他們做工。當時我內心眞是感慨萬千：父親已經六十多歲了，正是頤養天年的時候，在家裡都無法下田耕種了，那來的精力能在這裡挑磚頭、灌水泥？到底是什麼力量驅使年近古稀的父親，重新拾回年輕時堅強硬朗的活力？

那個晚上，父親和我坐在寺前的台階上聊天。他說：「我們家附近有個龍泉寺，裡頭住了很多師父，以前當我年輕時，常想不通：爲什麼那些出家人不到外面找個工作，讓生活過得舒適一些，而甘心待在寺裡做苦工、誦經、禮佛，只爲換得清茶淡飯、粗布衣裳？」

「自從住到這寺廟後，我才深深體會：出家人爲了弘揚佛教的眞理，利益更多的社會大眾，奉獻他們的生命，放下社會名位、學歷，到佛寺發心，這份悲天憫人、犧牲小我的精神，豈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！何況爲了修行要有成就，他們必須付出比士、農、工、商各行各業更多的血淚！」

「我們是信佛的人，今天雖然無法同師父們一樣過出家的生活，但是，如果我們能盡心盡力護持出家人，使他們能安心修道、弘揚佛法，也就等於和他們做著同樣的工作！」

昏暗的夜色下，我看不清父親臉部的表情，但我感覺到父親的虔敬、慈愛、莊嚴、篤定……。我倆默然了，良久，父親說：「夜已深了，我們休息吧！」當晚，我徹夜難眠，腦海裡一直盤旋迴盪著父親的話……。

後來，父親過世時，承心志法師幫忙，老人家的喪事終得料理圓滿。父親的往生，讓我思及人生的無常，也更珍惜他老人家先前所曾給我的教誨。在記憶裡，父親心性善良，刻苦勤奮，他給我的教育，常常不只是言語的教訓。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裡，他身體力行地實踐，忠誠護持佛教，儘管別人認爲再辛苦的工作，他也甘之如飴。

父親的德行，冥冥之中廣結了很多的善因善緣，更因爲父親的庇蔭，我才與出家師父有了深厚的法緣，也在不斷接觸佛法的情況下，我逐漸體悟出蘊育父親生命光彩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操—跨出小我的拘礙，接近更多的眾生，用生命與生活的虔敬去體認，才能得到眞正自在寬闊，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。

（上接第四版）

是信眾活動中心、齋堂、厨房。假如你看過設計圖，在大殿的左後方有一個塔，那是法華經裡所講的多寶佛塔，這是整個大概的結構與配置。

邀請您共創一個莊嚴生命的國土

法華經見寶塔品裡有記載，多寶佛發願，凡是世間有人誦法華經、拜法華經或講法華經，他一定會降臨道場。自去年圍爐請大家誦法華經、拜法華經爲精舍新道場祈求，許多菩薩即將法華經做爲自己的定課，有的人無法受持法華經，也發心受持楞嚴咒心，這些功課將在農曆二月十六日動土大典那天一併回向，希望藉著大家的虔誠，祈求佛菩薩降臨道場，護持庇佑在此修行的每一個人，讓這塊長草的荒地成爲淨土，成爲我們學佛的淨土。即使有一天，我們不在這世間，我們的鄰居、朋友、子孫也能享受到這份庇蔭。學佛的人應該要有這樣的心靈與抱負，才是善盡爲佛菩薩點香火的職責，佛陀的法也才能永遠流傳於世間，法轉才能常轉不息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不論是施財或出力，皆共同回向來完成這片莊嚴生命的國土！